登壇必究

登壇必究卷三十八

淮陰王鳴鶴　編輯
姑蘇袁世忠　校正

輯奏疏說二

王鳴鶴曰自成宏以來諸鉅公所上各邊疏略彙集卷中媿憒昧局於見聞且無遺書可檢知遺漏尚多顧籌邊方略已槩見其大都如土木之變劉
太保公上言七事慷慨直諒切關
廟謨程公之請逐套虜馬公之請備榆林余公之經

屯田李公之造戰車大有裨於邊務非止為一時規畫而便宜行之即垂之百世可也中間或有措置失宜褻中國之體而驕夷虜之志者亦足以示戒至若鄭司馬公疏先後累萬餘言又皆目前近事當公鎮三邊時休養士卒慎固疆圉十餘年間鮮鋒鏑之警此其明效人所共睹共聞者也大抵先鎮靜而寓經營守邊善策無逾于此嗟嗟後之覽于斯篇者慎毋曰紙上之陳言已哉

不責備□□等夷朝貢方物

是年十月整飭邊備左都御史李秉言□□□□海西等諸部落野人□□來朝貢邊臣以禮部定擬名數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且貂產於黑龍江迤北非□□□□所有臣聞中國之待夷狄來則嘉其慕義不計其物之厚薄若必責其厚薄則虜性易離或以啓釁非厚往薄來之意今海西□□等夷人結搆三衛屢擾邊疆進貢使臣一介不至若不更定其制恐邊患日甚所係非輕

禮部因請勅戒遼東守臣自後夷人入貢驗數放入不得過為揀選以起邊釁從之

近遼東都司例進　上用參五百斤皆東寧衛辦送而夷人不與焉貂皮久革惟貢馬匹即留遼用赴京領賞不論瘠肥每匹價十四兩深得羈縻屬夷之意

兵部尚書王公復整飭四鎮邊備

是年十一月整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邊備東至黃河岸府谷堡西至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縈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為守備舊城堡二十

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南北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谷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趁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併力興工府谷堡移出巴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

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兎鶻堡移出齊鈴塔白落城堡移出甑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營安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該交界地名匡寺子三眼泉柳樹澗尨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壘堡摘官軍哨守又於安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連接慶陽定邊營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於附近官軍壘撥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

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牆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客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於策應可以遙振軍威矣從之

薛應旂曰按會巡歷斯地營堡墩臺僅有遺址寧多廢弛虜人出入如履平地當事者自傳捷報收斂人畜之外一籌莫展縱有請纓繫頸之心而委任權力則實有限言之督撫漫不爲意求如王復者且不可得矣

諭北虜貢馬賞期舊路

是年十二月迤北瓦剌太師阿失水兒遣使哈三帖

木兒等貢馬及銀鼠皮等物舊例迤北使臣入貢必由大同路其賞賚宴勞優於他夷至是哈三帖木兒等乃挾朶顏三衛人從喜峯口入兵部先期以聞

上曰迤北使臣旣混同三衛來只以三衛常禮待之哈三帖木兒以待薄不平形於言通事諭之始悟乃

上番書服罪 上曰虜使旣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求討官職者給以冠帶惟過分如蟒龍等物不與比辭禮部奏阿失帖木兒兩月之間遣使進貢二次又不經由故道其用詭計以結各虜由近徑以窺邊方

情顯然矣宜有以遏其機破其詐庶無後患　上然之遂勒阿失帖木兒曰自爾祖脫歡以來遣人朝貢有常時往來道路有定處未嘗牽引他夷混取賞賚朝廷亦待之不疑無有敗事爾宜尊守前人家法何乃不依時月既差使臣兀納阿等糾同卜剌罕衛來朝回還未及兩月又遣使臣哈三帖木兒等同朶顏衛不依故道却從東路朝見卜剌罕朶顏衛俱是我朝設立屬衛彼之朝貢自有常例今爾無故糾引而來甚非所宜爾今後當順天道敬朝廷體爾前人所

為每年冬月農隙之時遣使來朝不過三四十人仍由大同舊路進入則事無猜疑人不紛擾朝廷得以專意款待以篤爾世好庶幾永太平之福是月平虜將軍總兵官楊信等奏虜酋毛里孩近雖北遁然畏逃北强虜復回河套駐劄請更調大同宣府等處馬隊官軍與臣等原統官軍計有十萬以來春三月初旬會合尅期進兵併力勦絶以除邊患

北虜還同三衛即待以三衛常禮虜使上書服罪仍以本等禮待之且定以月時限以人數諭以舊途恩威可謂曲盡近來順義王入貢鞍馬而軍門遣官代進不容虜使入京華夷之防尤嚴

詔寬韋朗守備開原

是月鎮守開原右監丞韋朗坐失機召還以監丞張鑑代之於是遼東屬衛指揮王綸等詣鎮守太監李良保留良因奏朗失機固宜置法但勝敗兵家常事昔武侯失利街亭韓琦喪師西夏自古用人未嘗以一事之失而遽棄韋朗之事揆之古人跡相似而情實輕今為綸等保留乞令戴罪殺賊兵部覆奏謂武侯漢之名臣韓琦宋之賢相街亭好水川之敗以馬謖任福違節制非武侯韓琦之過也朗私役軍人闔

獵誤事豈得援以為比且艮劾朋有罪茲復為朋乞留前後反覆朝廷常法具在宜勿許內批韋朋既為艮等保留仍舊開原守備張鑑同李艮處監錄俾各用心禦寇

內監鎮守邊鎮既坐失機乃先劾後留互相黨庇國典何存倘當時文臣督邊者雖不能效穰苴之誅莊賈或效魏絳之戮揚干亦可也部覆詞嚴義正足為軍機斷案

太學士劉公定之建言時務七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古昔如晉懷愍之陷于匈奴宋徽欽之陷于女直其時皆

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
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漠外委以與尨刺者也至於晉宋旣遭此禍
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然
尚能奮旣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也先乘勝大寇直
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旣
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約和以迎　鑾聽其自來
又聽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　陛下所
能遽使之强然豈可不思自强之術而力行之乎臣

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擇一曰戰陳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吳玠吳璘兄弟三疊陣之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衙互相迭爲救護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走蕩突必資刀斧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用入千單執長刀如墻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

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于火鎗之遲緩趑趄也二曰守禦非者紫荆居庸等關旣不能禦虜之入又不能遏虜之出名爲關塞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所底礙葢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疏陋非朝夕之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隧如古者畫境分守之時因其陸路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遇處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今

武夫悍將多云古不可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信其言者也三曰通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臣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北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爲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柰何往時傳以譯人騃夫爲之哉今後宜用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載同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四

旧降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蹈夷俗或以爲兵使與　中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　中國之民里甲相離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于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天聽然今者之禍可監矣五曰練兵夫天下之民農夫出粟紅

女出布而輸納公上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貧販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而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卒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以猾革月錢之費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還舊

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忘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六曰選將夫將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于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于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于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繫頸于項羽今 國家用將有出于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或以

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七曰賞罰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昨者遣石亨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膻迎回　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

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受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敢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非有臨陣而死者有棄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

土木之禍乃國家大變故也劉公懷敏直諫首效七策於廷無一句不關廟謨無一字不裨國計豈獨亂世之藥石亦治國之膏粱也三復誦之不忍釋矣

給事中程公萬里請逐套虜不許

四年九月吏科左給事中程萬里言陝西重鎮國初以來安置土達於寧夏甘涼等處種類蕃息往年虜賊侵掠今歲亢旱饑饉有司失於撫恤是以滿四等據險嘯聚況今黃河欲凍虜酋毛里孩去邊不遠寧無奸計且兵荒之後民窮盜起乞勑有司存省賑貸仍選大臣二員奉勑往彼與守臣會議招土達中年

高有識者宣上恩威諭以禍福使之各率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潛消其患臣又見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其情叵測萬一有變驚擾畿內臣愚意其有可敗者三距我邊方纔二三日程是彼爲客而我爲主以客就主以勞待逸一也自恃强衆併吞諸部志滿氣盈兵驕者敗馳驅不息人馬疲勞二也比來邊報見賊烟火有一二百里者有三五十里者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爲今之計宜選京師騎兵一萬宣府大同各一萬每三

千人爲一軍驍將十人統之嚴其賞罰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晝伏夜行徑擣其壘破之必矣昔李靖以騎兵三千破突厥大衆我今宜及其未發早爲之所欲戰則圖方略欲守則飭兵力毋秖憑文移致誤大計詔下兵部會廷臣議謂毛里孩自前歲朝貢後不復犯邊令無故興師遠涉沙漠恐非萬全之計請勅東北一帶沿邊守臣但戒嚴以備上是其議

薛應旂曰按成化間程萬里之言不行嘉靖間曾銑之計不竟自是無復敢爲復套之議矣捐千里

可耕之地貽各邊

多事之虞惜哉

都御史項公忠請增固原衛所

五年二月總督陝西都御史項忠等奏固原地方延袤千里水草豐茂畜牧蕃多內爲土達巢穴外爲北虜出沒守城惟一千戶所軍少勢孤是以滿四陸梁捍禦無策州北有西安廢城相距三百餘里虜每由此長驅宜於此添設一衛一所以扼其要衝事下兵部議如其言

固原蘭會皆有土達戶占籍住居止耕地納糧不應雜役自滿四既擒之後族類消耗近年各州縣

編定民差益知向化樂業矣兼固原衛所聯絡重兵彈壓可無後患

都御史馬公文升請備榆林

六年五月陝西巡撫馬文升奏陝西三邊榆林最為要害甘肅可以堅壁清野而坐困虜寇寧夏可以恃山阻河而守禦叛羌惟榆林河套山澤之利足以資虜又兼入境抄掠常獲厚利是以侵犯我邊曾無虛歲及我出兵虜輒遁去徒費糧芻為今之計誠莫有過於選將練兵豐財足食 請勑該部每歲秋初遣主事一員督軍辦糧草事竣還京務使常有十數年

之積則軍民免轉輸之勞地方無驚疑之患事下戶部議從之

關中三邊兵馬獨榆林最稱強盛以選練有素常爲套虜經畝故也今邊長兵少分布要害且所不分無所不寡恐迎敵臨陣之士罕矣近年套虜雖半移甘肅而榆林隣套此去彼來豈得安枕哉

撫寧侯朱公永等議榆林戰守

七年二月平虜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朱永等以河套虜寇未退議戰守二策其略曰今虜賊數萬在邊我軍堪戰者止可一萬而又分散防守何以禦敵爲今之計宜於京營大同宣府寧夏陝西等處量調軍馬

數萬期三月內俱至榆林地方聽臣等調度相機審勢擣其巢穴此戰之策也若軍馬餽餉一時未辦宜慎固封守嚴督沿邊居民無事則分哨耕牧有警則舉號避藏仍令隄備官軍各守城堡伺候會兵截殺此守之策也事下兵部尚書等以馬方瘦損供餉不敷勢難進勦請命諸將慎為守禦以圖萬全 上從之

套虜每受宣大酋首約束僅宣大兵馬西攻而套虜藉彼牽制為救援也如謂宣大兵馬攻其東寧夏固原攻其西榆林攻其南則套虜直北走耳倘頭寧夏限河東西阻險可守套虜獨敢掠延慶此

尤爲緊要

都御史余公子俊請鑿山築垣不許

是年七月延綏巡撫余子俊奏慶延邊疆山崖高峻乞役山西陝西丁夫五萬量給口糧循山剷鑿令壁立如城山坳川口連築高垣相度地形建立墩堠添兵防守庶幾一勞永逸事下兵部言往因巡撫王銳建議欲於川空處修築高垣嘗令會議舉行令余子俊欲復鑿山設險爲策固良但緣邊之民頻年困虜遭荒喪亂逃亡凋敝已甚今須極力撫安難加勞役

况延綏境土夷曠浮沙築垣恐非久計鑿山之事宜何俟警稍甯督令邊城軍卒以漸圖之　上曰設險守邊與工動衆當審度民力姑緩之

邊民久困卽隨時修守尚不堪命乃欲鑿山爲城築沙爲垣勞費無益　廟堂不許眞爲灼見嗟乎善馭邊士者尚欲温如挾纊甘若投醪況邊民可重困哉

侍郎葉公盛等會請山陝民築邊不許

是年十二月葉盛及王越余子俊等會奏陝西三邊曰延慶曰寧夏曰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地往年虜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

不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寇延慶猶不敢深入天順間阿羅出進入河套不時出沒尚不敢迫近民居至成化初毛里孩率衆入寇威刼　中國人爲鄉導久留河套故今日賊首孛羅合𠮷加思蘭相繼爲患臣等惟延綏地方自正統初創築榆林城堡外築瞭望墩臺內植軍民種田界石後以守土軍官私役官軍招引逃民於界石外墾田因而召寇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官議田依界石山勢隨其曲折剷削如城川口左右俱築大墩調軍防守以爲一勞永逸之計

乞勑所司申戒總兵巡撫等嚴加禁約不許軍民於界石外種田召寇仍乞量起山西民一萬陝西民二萬聽延綏會官移文兩布政司各選委堂上官每年三月八月各一興工修築邊墻此誠不戰而屈人兵之計也詔修築邊墻其令本地官軍以漸整理不須借役于民

薛應旂曰按白圭搜套之策王越沮泥不行而余子俊修築邊墻之說先後相躡費財何止百萬浮沙易傾邊墻實未嘗有惟創設險之法然歲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輦載相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邊墻虛費者此誠不知其何謂也夫秦築長城今且平漫矣而謂浮沙可以

築邊也哉自非躬歷
其地者固難與言也

余公子俊奏築邊墻開設榆林衛墾屯田以守邊

子俊受命至延綏相度邊地躬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　國初遂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始渡河來犯近邊守臣乃于沿邊立界石創攢榆林諸營堡外又築墩臺以瞭望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知河套

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顧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焉請于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墻建堡其舊界石一帶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剷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為邊墻于是東起淸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為敵臺砦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墻橫一斜二如𢇁月狀以為偵敵避箭之所凡為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凡兩月而功畢又請即榆林堡置衛道兵當勾及戍南土者之子孫以益之凡內邊

曠地皆墾爲屯田歲獲數萬石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凡軍器用皆範銅鐵爲之榆林俗初不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事皆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鎮雄於諸邊子俊之力也

榆林舊治綏德而棗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塹山湮谷連數句堡橫絕河套之口幾千餘里要害既居內地遂安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樵採圍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

給事中韓公文辯驗功罪

十年三月工科給事中韓文自慶陽還奏比奉命辯驗紀功郎中張謹所劾總兵官劉聚范瑾遊擊將軍祝雄緱謙都督周賢指揮劉琮都御史馬文升等所報功次多虛少實其乘機妄殺幼男女婦誠有如張謹所言劉聚馬文升故相朋比互遣其子劉祥馬秀奏捷左都御史王越職居總制幸勝邀功左副都御史余子俊事出遙聞附衆罔上俊知事覺掩奏飾非上曰此輩濫殺妄報功次本宜重罪今虜賊既遁不爲無功總兵參將巡撫等官姑宥其罪報功得實者

如例陞賞殺幼女婦者姑免問俱調發邊遠立功哨瞭

韓忠定公勸功謂多虚少實妄殺幼男婦女誠如張詡所劾令人切齒痛心乃僅爵及單官小卒何能紓邊人之憤

京營

十一年五月兵部奏自景泰初年立團營之後迄今僅踰二紀稽其軍籍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支糧餉如故良由總兵等官因襲作弊若不嚴加追究非徒糧餉虚費抑恐兵政日弛

國營軍士尺籍雖存逃亡強半冒名領餉宿弊難釐謀國者當勿避嫌怨振刷一新

侍郎馬公文升請置遼河度船

十二年四月整飭邊備兵部右侍郎馬文升奏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寧為中路開原瀋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遇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冰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冰開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

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爲浮橋兩岸豎大木爲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通不至誤事從之

遼虜每遇二三月馬弱則漕運五六月蝝起則遷徙至秋高馬肥滿窺兩河馬端肅公以冰結則人馬可行冰開賊據三坌河勢甚孤危誠爲遼左經長之慮

許都督馮公宗等募兵實薊鎮

是年八月薊州等處總兵右都督馮宗等奏比者兵部以朶顏三衛與北虜交通行令整飭兵備以戒不

虜盡朶顏北虜往往由喜峯口入貢熟知我邊虛實尤爲可慮蘇州沿邊關堡官軍舊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今逃者已踰三千無可調補乞行法司閒擬謫戍囚徒量充三五百人及雲南兩廣逃避軍役者潛住境內咨招集收用且喜峯口羅文谷黃崖口劉家口石門子一片石桃林口等關俱係通寇要路官軍防守不周欲選所屬軍衛有司舍餘民壯編伍教練遇冬協守春深放免事下兵部言謫戍囚徒宜行令法司隨處就近收附遠方逃伍軍丁例已禁止曩者

巡撫御史閻本嘗奏充四方軍民人等願投軍自効者聽令收役宜移文宗等會議如例舉行其舍餘民壯俟邊情有急斟酌選用從之

馬文升謂薊州極臨虜境籓屏京師　國家安危實係於此所在軍馬寡少無計可措役占數多不袪其弊革所從來久矣近隆慶中督撫劉公應節等欲將各省奔問軍人俱發本鎮又將北直河南山東江北山陝六處逃故軍丁盡數清解近復招募壯丁欲撥各省入衛皆馬宗之策也頗罷守者多則所與戰者寡寧不犯兵家之大忌哉

都御史李公賓請造戰車不許

是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賓言古者多用戰車取勝

乞制偏箱車五百輛鹿角㭬五百具相參而用每小
車一輛㭬一具其用十人通用五千人行則爲方陣
止則爲方營乞命所司會臣計造并選閱精兵五千
爲用命內臣并文武大臣各一人統領教練俟警調
用更諭令各邊俱如式製造以備戰守事下兵部尙
書項忠言陝西諸邊收蓄兵車數千輛及京營亦嘗
因定襄伯郭登之言製小車二千五百輛日久無用
俱已毀廢今實復及此但令宿將邊臣彼此異見如
以車爲不可用稽之於古如柔然侵魏而太武北征

騎十萬車十五萬輛遂造大漠柔然怖懼不敢南向突厥寇唐而太宗遣諸將出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屢見大捷以此觀之是車決可用也如以車爲可用唐房琯效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行至陳濤斜被賊縱火焚車人馬大亂官軍死亡四萬宋神宗時契丹入寇取兩河軍民爲備沈括以爲車行日不過三十里若被雨雪跬步難進以此論之是車未必可用也今將士終歲操習自永樂到今止於馬步相參較閱騎射不習車戰恐一旦㖔其

所素習強其所不能臨期應用違誤非便乞如賓言遣御史及工部官督工如式先置車十輛榨十具送赴教場仍令賓會同內外官驗其規制何以施行如虜輕騎剽掠何以分布追之阨險邀遮何以乘危禦之開闔奇正之妙推挽進退之法宏綱大略俱要講明俟車製成日以聞至是車成兵部以請命賓及忠等詣教場會三大營內外掌兵官如擬分兵列陣以驗之既試忠等覆奏謂所造車榨若兩軍對壘之際用以守城安營可以禦矢石防衝突若追逐奔北登

高致遠履險涉危恐非所宜宜行工部以漸成造付教場操習若制有宜損益者仍聽臣等會總兵等官酌量　上曰既登高涉險不便其已之

馬文升曰虜賊之來疾如鷹鷂或東或西不可測度縱馬一馳倏忽十數里近來各邊製造小戰車上安神鎗銃砲觀其規模似有可取施之戰陣多不濟用蓋兵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此車之造軍旅虜圍以爲自守之具非臨陣可以取賊之術況邊方之地非山澗則沙磧必用人以行會卒之間豈能隨馬莫如拒馬鹿角攢竹長牌馬上可以帶之隨軍而行一則可以拒戰馬之衝突一則可以遮胡矢之亂發禦虜急務莫先於此昔吳玠拒金人於雞頭關實藉此具余按馬端肅及項忠之言大率以胡虜志不過搶掠使來倏往何用戰車備胡志不止於搶掠則戰車爲古攻守利器奈何以石田

無用病之乎

都御史宋公有文等論土魯番

是年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宋有文等奏土魯番速檀阿力復遣其使赤兒米即等入貢且致書鎮守總兵等官飾其攻滅哈密之罪謂王母已死城郭人民與金印俱存須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然虜性獪猾實無還意其赤兒米即等宜令赴京撫慰遣還事下兵部言速檀阿力蕞爾小夷誇詐無憚屢遣使臣游說構亂宜先究治其使然後徐與問罪之師以彰

與滅之義但自古中國之馭夷狄視若禽獸不足與較况哈密夷衆流亡之餘存者無幾縱使得其城池及印猝難興復宜暫用羈縻之術以俟可乘之機乞行甘肅鎮守總兵廵撫等官拘集土魯番前後所遣使者曉諭之謂赤兒米即欺誑無信朝廷念爾小國之臣曲加涵貸免其解京量加犒勞遣人護送出境仍倍加謹飭以戒不虞詔可既而禮部復言宜俯順夷情許其入貢而限其名數不許過多復有旨毋十人內許一人來貢

土魯番攻陷哈密奪取金印然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則我邊之籓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速檀阿力之罪既著乃屢加涵容不亟征討後豚費經略皆當事者延捱因循之過也

大學士商公輅言邊務

口外田地極廣因先前在京功臣等官占爲已業軍士無近便田地可耕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祜皆已行之明效今日守邊之要莫善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索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

王氏鏊曰　國家邊費最大欲省轉運之費莫若興屯田兵法取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

當轉輸二十石趙充國留田湟中內有亡費之利
外有守禦之備卒坐田西羌唐韓重華營田之利
東起振武西逾雲川極於中受降城歲省錢千三
百萬緡此前事之明效也今三邊之地固在也而
人以爲不可
行者何哉

命斬遼東叛民梟示

十五年六月命斬劉八當哈於遼東梟首示衆發張
驢兒等六人充軍八當哈東寧人天順間因監馬事
露發建州成化初爲虜所掠因相與導虜寇邊至是
各酋虜冒阿卜等名朝貢比還遼陽爲親知所識拘
留之陳鉞等奏請梟二首以示衆事下兵部尚書余

子俊言八當哈等雖華人然既冒虜名朝貢亦使臣也若拘留之恐開將來之隙宜姑縱之以懷遠人詔下公卿議咸言八當哈叛華附夷宜服顯戮張驢兒等爲虜所掠可待以不死議上乃有是命

劉八當哈以東寧民爲虜所掠遂爲虜鄉導屢冦邊疆罪不容誅余子俊不問冒名朝貢欲以虜使寬假是中行說趙信不當制其死命矣

詔巡撫何喬新禁邊民從虜

十七年五月山西巡撫何喬新奏沿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遇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

用爲鄉導侵犯邊境設有桀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
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吳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
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俱謫發烟
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
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邊民被擄逃導虜寇邊何公懸賞嚴禁極得機要
近如趙全等引虜攻破石州竟磔子市可爲世道
一快

嚴禁遼東馬市侵尅

是年十月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

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朶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已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蓋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每爲市令泰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毋激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朶顏海西夷人馬市凡撫賞貨物必價值相當方爲信義在我矣一遇群小侵尅釀禍匪細劉海姚安輩宜嚴防之

余公子俊上言邊務

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宜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寇至車戰爲宜今爲單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去處用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後將分散

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一下兵車營圖其二擡兵車營圖其三擡鹿角柞營圖其四下樁繩營圖其五擡樁繩營圖其具說甚詳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輛爲練武圖以教士卒

按疏謂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只此十字便見兵車之利昭然易然

尚書張公鵬不徇汪直請發京軍

十九年五月鎮守大同太監汪直等馳奏有自虜中

逃歸者傳報北虜小王子欲糾卒部落大舉復讐恐衆不敢乞將直舊所統束官頭目都督盧深等一千一百人兼程赴援下兵部議尚書張鵬等謂時方盛暑師難久戍計大同各邊士馬數及四萬使內外守臣戮力齊心兵亦足用直所請姑勿許宜勑大同宣府等處守將合兵禦虜仍令永平山海遼東各邊嚴謹隄防且言京師武備所以控制四夷必須養威蓄銳於閒暇之時方能折衝禦侮於有事之日邇來困於差役銳氣消沮恐一旦警急難以調用宜悉停其

役詔可

虜果大舉汪直能以千一百人赴援可退虜乎平日武備不設臨時請兵掩罪張司馬之議是謂活殘奸謀當日大臣之風度可想矣

不許三衛夷人從開原入貢

二十年七月兵部奏太寧等衛夷人欲從遼東開原入貢舊例三衛入貢俱從永平之喜峯口無自開原入者況今大同宣府屢報虜勢東向此地正其入寇之衝難從其請宜令遼東鎮守等官諭之俾循舊路從之

留餘一衛雖近開原但開原止通海西□□入貢
三衛總入喜峯口已成舊例矣本兵執之甚當
賜歸降華人職官
二十一年十二月授沙狐狸金吾衛千戶初正統中
沙狐狸隨　英宗駕于虜中汲水取薪極其劬勞也
先奇之召問　中國如爾比者幾何對曰我何足數
勝我而精敏者十萬也先曰何不以此輩來迎駕曰
先是往征東南諸國未回回卽來此矣也先色動及
駕旋被留虜中虜授爲士卒頭目寖用事納婦生子
遂致富貴亦時率虜命至朶顏三衛開馬市如是者

殆四十年至是訪得舊在 中國時所生子令輸情于朝期以明年當遂歸朝其子以聞 上允且深憫之如期率其胡婦兒一家恐至所攜輜重甚富入見上 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莫有識者狐狸曰先帝常賜我一綉囊曰此周太后手製也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曰此眞先帝物也 上乃授以千戶賜宅

沙狐狸以華人被虜乃事 英廟於胡地甚謹識其爲中國舊主也已而携家歸朝受上賞宜矣近日遼薊常山之北與中大寧之間有虜掠漢人盡居耕食每思漢欲拔歸者奈刼於虜威不能道達

儻用間諜引佐以兵力傾巢而歸功德匪細且其中奸黨如黃勇郭善友用計覘諜之向順如周官人懸賞招徠之尤爲妙策

侍郎張公海等經略哈密

宏治七年四月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僉事侯謙經畧哈密還京下獄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古之伊吾廬唐之韃靼回回雜處之國也其北天山與乜剌相界西接火州爲諸胡要路永樂初卽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爲忠順王賜金印今爲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子卜答失

理以及孛羅帖木兒無嗣王母理國事成化九年土魯番王鎖擅阿力侵哈密虜王母金印以去其衆逃居肅州及苦峪城朝廷屢命守臣經畧而王母金印竟不獲返十四年鎖擅阿力死子阿黑麻立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間請封王母外甥都督罕慎為忠順王罕慎畏吾兒種也二十年遣使送入哈密甘肅鎮巡而下皆以興復哈密受賞宏治改元阿黑麻以罕慎非肅王後乃假結婚而殺之尋遣使入貢求封不許宏治四年王母已故阿黑麻乃以金印城池來歸會

曲先安定王遣使入貢自稱忠順王裔蓋奸人教之其實非也五年兵青馬文升諜聽三種頭目告保遂立安定王姪陝巴爲忠順王甘肅守臣急欲成功倉卒遣使送之識者曰夷虜貴種類曲先本西戎安定本韃靼別部强合爲一又與罕愼異矣土魯番必不心服阿黑麻聞之果怒六年復虜陝巴及金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頭目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至京師　上遂命張海侯謙往經略之海等至甘州遣使齎勑諭阿黑麻順天道歸陝巴久不報

海等上言遼東不可加兵來則撫之叛則拒絕之而

已遂修嘉峪關

胡元入主中國闢地甚廣幾復漢武西域三十六國　我朝初逐胡北多仍其疆土置衛關後漸失故地如太寧應昌東勝豈止一哈密哉但嘉峪關一修若天限東西矣回回近多住哈密城取道嘉峪關北虜每遭翦之歛翼卑飛在我兵善搏擊者伺其釁耳幸毋日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遂置玉門於度外也

遣官經畧宣大

十三年正月北虜火篩寇宣府大同等處京師戒嚴

分遣文武大臣守潮河川天壽山居庸紫荊白羊倒

馬闕命平江伯陳銳總兵戶部右侍郎許進兼都御史提督軍務經畧宣大

北虜一寇宣大京師戒嚴乃遣官先據扼塞更經畧宣大二鎮是謂戶牖綢繆而堂奧益奠安矣

議大同戰守之策

十四年七月虜酋火篩復擁眾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灑宸翰賜馬文升以尚膳品具召入便殿議戰守之策命成國公朱暉等整搠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既而虜引去

馬文升曰宣府延綏邊防頗固軍馬頗勁未敢久犯惟大同地勢平漫斥堠稀疏加以軍馬未精大

有可慮今克敵制勝固在乎精兵而所向無前尤在於選鋒故孫子曰兵無選鋒曰北今大同雖有遊奇兵之選終是強弱相混凡遇大敵多不能支

劉公大夏諫出塞

十五年五月陞開城縣爲固原州開設總制府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凉固原猶爲內地得以休息自火篩入寇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治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隷之設總制叅將遊擊等官遂成巨鎮時北虜逼近塞下邊臣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逵謀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劉大夏議之大夏以

爲不可　上曰永樂間頻年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

曰　皇上聖武固同于　太宗柰何將士遠有不逮

且當時如淇國公邱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俱沒虜

地況今之將又在邱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

上乃悟曰善朕幾爲人所誤事乃寢

馬文升曰迤北醜虜因見榆林一邊北有河套犯我邊疆每得厚利未遭挫衂我軍強弱彼知已熟今閻北虜俱用長刀直衝我軍所以軍輒敗北各邊軍士止用弓箭腰刀又不精利何以勝彼況無名將尙敢議

祖宗出塞之舉哉

勑都御史閻公仲宇等整理各邊糧餉

十七年六月命右副都御史閻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整理各邊關粮餉先是北虜小王子求貢甚急既而不至有走回男子報稱虜中有異謀欲搶黃與黃裏者謂京城也又云朶顏衛頭目可兒乞蠻領三百人往北虜通和小王子與一女欲養仍有引誘入寇之跡於是遣仲宇赴大同宣府徑往各關各處整理粮餉以待出師

三衛夷人引誘北虜入寇蓋已有年先是土蠻爲朶顏引犯薊鎮我兵迎敵遼東兵夾擊之追至花兒峪棒槌崖殺傷甚衆虜自墜崖死者不可勝計土蠻爲酋莽會救走僅以身免至今不敢提兵入

寇每歲推納抄花把兒等犯搶遼東至於各邊糧餉自屯科歲運之外獨恃鹽糧遼左復爲部院題允加餉每歲蚤發將士歡聲載道

議遣京軍禦虜不果

七月虜寇大同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上袖出大同鎮巡官章奏言虜賊勢重近又殺傷墩軍延綏遊奇兵累調未至乞增兵補馬情詞甚急　上曰墩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傷可選京軍三萬定委將領卽日啓行健等奏曰　皇上垂念赤子一言誠宗社之福京軍亦須檢點但未宜輕動遷繼奏曰邊事

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　上意未釋猶欲出軍東陽奏曰近日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爲可慮今聞賊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不知何處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須少待之徐議所向耳健因備言大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爲切近誠宜先慮　上曰今亦未便出軍但須預備免致臨期失措復召劉大夏面諭出師之意大夏亦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百里未嘗不利

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餉缺乏軍馬疲憊將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貪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　上綱之師乃不出已而虜爲沿邊諸將所拒亦引去

宣大邊報孔棘每就近請發京軍廷議大都重京師慮糧餉又爲將寡兵弱不肯輕許握重兵於邊疆者亦不可無京師根本之慮糧缺馬疲將少卒玩京軍果至於此良可寒心豈容付之無可奈何

都御史楊公一清等議退虜方略

十八年十月北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關中

震恐道無行人巡撫陝西都御史楊一淸時在平涼率帳下五千餘人馳至羌亭驛會總兵曹雄議方略嚴守備虜見兵馬駭之移侵隆德夜薄城下我師連發火砲吶喊響應如數十萬人虜疑我大兵至遂引去正德二年八月罷總制三邊都御史楊一淸先是一淸巡邊因上疏陳戰守之策且言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乞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奏上報可一淸遂興築邊墻尅期完功會劉瑾憾一淸遂乞休工亦停罷

北虜數萬入寧夏直抵固原西掠隆德深入五百餘里矣幸隆德六盤山中深崖峭壁聲聞易達總兵官發砲葥破虜疑大兵至遂遁去邊將方畧拔止此矣

薛應旂曰按邊境沙土浮散可以墩不可以墻岐則厚庶可以堆積而成墻則薄反築罣而頹隨頹矣秦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卒爲平壤矧墻哉今觀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背西至黃河横城延袤四百餘里無高山巨壑誠宜設法以防之而所謂邊墻者恐不足恃且未易築也如欲築之必須燒磚運石縱不惜費此豈可以歲月計哉成化間都御史徐廷璋余子俊先後修築邊墻所費何啻百萬迄無成功而楊一清又踵爲之劉瑾遂暨刖墩一清未可知要之邊墻之築在後人須當核實馬之不得承襲舛以盜無窮之費傾江海以實漏卮也

右都御史彭公澤經畧咨密

九年八月命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經略哈密先是土魯番王速檀滿速兒既遣火者他只丁占守哈密尋遣使遺書甘州鎮巡曰哈密城池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漢人地方去總制三邊都御史鄧璋巡撫甘肅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乞照先年差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略時彭澤在四川征盜適平兵部遂奏差澤往總督經略戶部侍郎馮清總督軍餉命澤徵調三邊人馬外遏番夷內逐達賊仍勑

諭速壇滿速兒并火者他只丁令其獻還哈密城印
將忠順王拜牙即送回本城居守時給事中王汪御
史張麒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
甘肅之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
澤至甘肅調集兵馬適土魯番寇赤斤苦峪諸處殺
掠甚慘復遣人來甘州遺書曰速送段來澤以爲番
夷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驯齎段幣二千銀酒器
一副同哈密衛都督寫亦虎仙往土魯番贖取哈密
城印

蔣應旂曰按官多則民擾十羊雜九牧今甘肅有巡撫又有總制矣經畧哈密豈非巡撫總制者之責乎乃復另差大臣總督經畧豈以當時居巡撫總制者為不足任此乎夫不足任則當易置而責成不宜復另差經畧重為煩擾也卒之彭澤亦無奇謀深策惟思以利啗番夷而已矣夫但以利啗番夷贖取城印一分守官足任之矣更何用別差大臣經畧哉

取總制彭公澤回京

十年閏四月召總制甘肅兼務右都御史彭澤回京掌院事先是澤於二月初旬遣通事火信齎段幣往土魯番贖取哈密城金印猶未至番境澤即奏西夷事寧乞休致詔彭澤待處置哈密事情停當行取回

京時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尙爾驕悍哈密之印猶未歸復遣使請和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故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時陸完猶在兵部寢其奏旣而澤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畏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印獻還乞將鎭巡等官各加恩典遂取澤回京而哈密終不可復

邊疆大事責在督撫聽斷出自廟謨誠無俟增官徒爲畫蛇添足也彭幸菴公用金幣以贖哈密事未諾而奏疏先上金幣去而哈密終失足爲邊疆大戒

兵備陳公九疇敗土魯番

十一年十月兵備副使陳九疇敗土魯番於肅州先是火信等至土魯番納幣贖哈密城印仍許增幣速壇滿速兒大喜差頭目虎都六寫亦火者撒者兒哥來送印取賞甘肅巡撫李昆以雜幣二百疋付來使亦思馬因等歸給速壇滿速兒令其送忠順王還國拘留虎都六及撒者兒於甘肅爲質以制其變亦思馬因歸以質留二夷告速壇滿速兒怒差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密差斬巴思等來貽番書語

問遂引兵直犯肅州芮寧與戰敗沒九疇以哈密回
夷居肅州城者謀爲內應并進貢頭目拜失烟答及
斬巴思等凡夷甲者皆收繫棰死令內附夷兵刼其
營外結死剌使據哈密九疇自搏戰敗其兵土魯番
懼乃引去

土魯番挾哈密城印索我厚賞是抱空質規貨利也我反爲所愚日納賄賂是填谿壑而實漏巵也陳九疇獨與力戰且令內附夷兵刼其營外結死剌使據哈密是幸養以金幣市哈密陳九疇以哈密市哈密也人才豈係官之崇卑

虜寇深入臨鞏

十三年秋七月虜寇擁衆深入陝西固原靖虜臨洮鞏昌秦州等地方殺掠而去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弑阿爾倫遁入河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剌始吉囊俺答皆出入河套二酋皆阿著子也按吉囊久居河套今賓兎丙兎皆其支屬嘉靖十三年擄掠臨鞏甚慘俺答移住大同二十九年寇京輔隆慶元年陷石州四年以來悔禍納款與子黃台吉孫撦力克皆相繼襲封順義王歲入貢互市至萬歷十八年共一十年九邊宴然近有

洮岷之變覆軍損將仰仗　廟謨行當底定獨遼東

三面鄰胡西自山海東抵寬奠南自金復北抵開原

歲與土蠻湊兎花大委正以兒鄧炒花把兎等會攻

戰不休邊臣幸仰遵　廟謨屢爲獻捷彰我

皇上震疊之威伸　國家二百二十二年長勝之氣

此近日九邊之大畧也

劉子羽嘗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本眞知言哉

周公謹論內夏外夷考證

按綱目之作事則周秦漢晉隋唐其義則內中國外

夷狄夫淳維之地無氏族以別其類無刑廬以定其業無禮樂以修其政無學問以賚其身故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帝王之世服則懷之以德否則畏之以威內外之分截然有制由秦至晉中國自中國夷狄自夷狄晉至隋夷狄入中國唐至五季中國賚夷狄綱目而後固未暇論世道之變曰邊於中矣秦使蒙恬北攻河南地因河為塞通直道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胡人不敢南牧漢用陳平厚遺閼氏用婁敬結和親曰厚遺者納幣之始曰和親者交

中國之始拒之以兵革拒之以險阻則有以絕其侵
中國之路厚遺以貲之和親以悅之則有以啓其覬
中國之心然則蒙恬功之首陳平婁敬罪之魁也孝
武時衛青霍去病將百萬衆橫行匈奴中終西漢無
北顧之憂其功不在蒙恬下東漢曹魏徙羌胡內地
養虎以自遺害然猶未至大入也晉初郭欽上疏不
納江統著論不用遂至青衣行酒於光極羊車內祖
於虜庭五帝三王之都悉爲所染汙矣唐用劉文靜
資突厥取天下肅宗資回紇討賊石晉用桑維翰資

契丹得國平居閡絕猶防華夏之患況資其力取大利乎若文靜維翰之罪浮於陳平婁敬可知也考之北例中國有主則夷狄書寇無主書入又曰正統用兵於夷狄書伐書攻書擊大義立言匡中國守四夷在一字之間曰寇曰入嚴於直道之制曰伐曰攻曰擊勇於百萬之師其外之亦至矣且窮兵黷武非上計也納幣和親非良策也有志於天下必謹內外之分修德立威以柔服之至其弗率然後徂征將如蒙恬衛青霍去病則將之言如郭欽江統則用之失計

如陳平婁敬劉文靜桑維翰則斥之若然則中國久
安萬世永賴矣
余按周謹考證深慮夷狄亂華其論亦正但綱目
作於南宋皆叔季之世多危言激論耳宋儒見紹
興以後和議日非恢復不果乃獨取秦皇漢武遣
將之策遂於婁敬諸人悉誅斥之恐舞干羽於唐
宋則悖矣盡廢和戎于末世則舛矣況宋之和議
類皆城下之盟與漢唐款貢和戎不可同日語蓋
漢唐之款貢猶有三苗來格之遺風也宋既南渡
始羞與遼金相和比遼亡而宋隨之雖欲稱姪求
和不可得矣尙論蒙恬衛霍哉嗟乎聲
容盛而武備衰謀國者愼無若宋人然
總督宣大鄭尙書洛奏議　一申明夷情以尊
國體

夷人日狡情態千狀臣不敢煩其議論姑就撫臣恩威二字言之昔突厥將五萬人寇并州唐主問羣臣以和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禍深不如和利封德彝謂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復來臣以為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此禦虜恩威之說也夫所謂威者乃兵以擊之之謂也今俺答納款以來進馬則　朝廷有歲賞叩關則督撫有月賞純用恩矣用恩既久則恩將褻虜日猾地方諸臣之情虜且能窺測矣咸謂貢市則督撫及文武將吏即有陞賞不貢

市則督撫文武將吏卽有罪罰而當事之臣又孜孜焉招求不已使西則有求而必與市馬則數皮而歸貲

中國馭夷把柄反爲夷人所持則今日之所慮者不在於用威之過而在於施恩之褻也臣久歷疆場習知虜情彼巳甘吾餌矣必無能反側也況順義風燭黃酋痿痺土木之工伊旣煩興板升之心亦巳離散夷中頭目方恐

中國之閉關必不能自甘於罷市也特其挾持背棨以肆要求耳而當事之臣又恐恐焉慮其爲變姑寬以撫之不知撫之愈寬則要

之愈力而後虜情益無忌憚邊事日難支持矣若嚇之不動要之不遂我氣旣壯則彼技自窮大率從夷試我如衝陣一衝再衝衝之不動則亦已矣臣自領役以來每遇討賞滿事夷人則反覆曉告示之以恩信諭之以情理夷雖犬羊每到事理明徹之處亦唯唯無辭稽顙而去惟一應撫賞舊之所有者不敢輕減以失其情舊之所無者不敢輕添以恣其欲如有漫言要挾者則即以 天威懾之時時以口舌代斧鉞焉此或撫臣用威之說也臣實非敢用威也乃於

施恩中存節制也今歲七八月間黃酋肆惡百計恐嚇地方文武大小諸臣咸謂反形已具變在旦夕或請臣增賞弭變或請臣發兵暗伏臣竊笑之獨堅意不動且約戒將吏無自張皇以驕虜志無輕傳播以驚遠邇惟申明斥堠愼固隄防夷人求賞者則照常撫之求市者則正言諭之在我既無隙可乘久之彼氣既奪叩關求市矣今市事已完馬數無增安安如故黃酋已回巢去矣先之恐嚇皆虛喝矣不惟一時將吏信臣服臣頓增氣色即在市羣酋亦以今歲嚇

我不動爲疑且相戒云總督另立規矩矣夫茲互市者市道也我求彼益切則彼價益高我既不買彼將自賣此夷情之眞切者也非謂厚賞羈縻即可以結夷人之心爲貢市永久計也此則總督主之巡撫輔之監市各官即臨事時有操縱特受計於督撫耳又未可以專責之也以臣之愚來歲四五月閒即催貢約市之時臣照常分遣通官申明舊約無失往例約之而即來則撫之照常無失恩信約之而不來則安靜以俟無事邀求貢馬不必在於八月開市不必限

以常期彼既不能挾制自將就我羈縻此則見在之夷情臣之所已試者也即夷情不靖小有變動然臨事制變操縱在我臣必不敢失　中國之體然臣又敢必其無甚變動也臣亦不敢惜尺寸之帛以挑怨速釁也若夫順義物故則夷無約束變態橫出當事之臣要在機權才略綽有擔當者相機而動可撫則撫可剿則剿臨事出奇大彰　天討然後可言用威也而今非其時也今之時惟臣與巡撫諸臣乘此閒暇當選將練兵無生猜忌休養士卒無過煩勞慎固

封疆無自淪壞節費寡交無耗財用鞠躬盡瘁力圖戰守無過觀望省刑薄斂以招徠板升約已清心以感格 天意是之謂施恩以撫虜而惠不褻養威以待用而機不露在俺答存亦可不存亦可欵亦可不欵亦可若夫張大虛功以博聲譽希恩固寵別有彌縫釁護疵務為無事以苟求旦夕之安則上誤國事下誤邊方臣寧死不敢也

一明告諭以安虜情

臣竊惟各鎮貢市年久內外帖然在夷人皆知順義

爲王在邊塞亦云順義是賴今亡矣邊人咸以爲虜
王旣故羣酋自相雄長誰其約束將不利於貢市而
羣酋亦以順義不存自懷疑畏且恐板升奸逆煽動
流言近據黃台吉撦腰台吉各差夷使前赴臣軍門
報訃臣詳其情詞明如觀火蓋夷人之畏我殆有甚
於我之疑夷人者臣以爲夷旣疑畏若不明白曉諭
示以　天朝柔遠之恩則羣酋攜貳再加流言鼓惑
使彼從約旣成則牢不可破渙益難萃矣臣卽明示
諸酋云順義旣故爾夷恭順照常　朝廷自撫綏無

改且順義故後軍門惘念夷衆無主恐奸人射利乘
機出塞已經通行沿邊將吏愼固隄防如有內地奸
人出邊作歹者拿赴軍門當即梟示若爾散夷敢因
虜王身死郎敢窺邊許將官即以賊犯剿捕殺戮不
貸　朝廷待夷有恩有威有信惟爾夷人無先敗約
朝廷撫爾决不更改若爾自不恭順先敢窺邊　朝
廷法度森嚴絶爾貢市行且搗伐無自後悔若爾夷
人定有倫序應誰承繼該年應貢表文鞍馬照常進
入各酋長將應繼酋首公同前來軍門保結願遵約

東照常求市單門即具奏　請封一如順義故事各酋叩首雖唯感悅而去此臣明告諭以安虜情之大略也其中隨事設機因人順義臣亦不能以盡言也臣已責差通官守備馬應時鎮撫施國勳量齎否帛爲俺答弔且書論羣酋以安慰其心以釋其疑去訖但各枝頭腦地遠人衆須一月之外方得聚齊聚齊則虜始掩埋夷乃會議臣意當其未集之前分遣能事通官假以撫恤先行告諭示之恩威詳以利害使虜中頭目人人明白彼會議之時即有一二桀驁出

異語者亦爲羣酋所奪無以容其喙矣

一順夷情以定封號

臣竊惟俺答原係夷中酋長　朝我封以順義王以示羈縻則夷人咸知王號爲尊也久矣今羣酋承繼大要以倫序論則應黃台吉以初降首事論則應大成台吉第黃酋方痿痺待斃大成亦醉生夢死獨扯力艮强壯有謀勇羣夷所服俺答生前曾所注意但黃酋之子其父尚在也卽夷中尚無定論邊臣曷能逆爲主之臣竊以爲此不足慮也葢羣酋爭雄則彼

不暇謀我彼議未定則我可緩圖以臣之愚彼中各
大小會長差人於督撫求賞者則照常給賞賣馬者
則照常准賣自來陳訴者則陽順其情而陰籌策使
之人人懽感而在我殊無成心久之彼爭既定則倫
序自明彼心既有所係屬則自來陳告當是時容臣
明白告諭令其看守順義王印信一面據實題 知
責令約束夷人糾合貢馬倘十年貢市不爽夷情妥
服然後據實題 請荅之承繼順義王封號在我不
必勵勸夷事自然安妥矣

一嚴主持以杜難繼

臣竊惟北虜欵服者貪吾餌也但邊臣徒知利可以餌夷而不知節制則夷人亦止知利可以求索而亦何厭足今時當再議與首事不殊若慮猾酋反側急急焉欲其就我羈縻也則不惜重賄焉臣竊以詭遇獲禽非長策也以臣之愚彼既中吾餌矣臣惟照常應之應給者不敢添卽一時有低昂酌權變應厚應薄者臣必不敢出程度中使 國帑之不敷後人之難繼也至於初年貢馬原無定期後以虜欵漸熟嘗

事者要之更切乃入邊俱限五月進貢皆在八月前以致虜志漸驕而求索漸長也臣於八年夷情疏中曾言之矣今年虜遭大故彼自勵勸若貢馬開市限以期是使虜人知我以貢市爲重反得肆要挾也以臣之愚則惟安詳以俟若貢若市付之若甚輕者惟明白曉諭爾貢馬則來開市不則市不開若今年不貢馬不開市則明年自難往來討撫賞做買賣彼夷甘餌既久曷能捨之而去況開市彼所自利貢馬彼自上緊是雖不限以常期恐視之常期更穩妥也俟

後日事體既定虜志胥孚則八月貢馬常期自宜遵照如此庶章程定而錢幣不糜虜志一而 國體亦尊矣

一戒貪功以杜邊釁

臣竊聞虜志板升有數萬之衆皆先年內地逃逆及北虜擄去者今住居年久生齒日繁先年如趙全邱富等皆教唆桀虜攻城者罪在不宥顧趙全李自馨等已正典刑邱富周鸞子亦死於北地所遺種類實繁有徒但此輩皆俺答撫育鈐束者今俺答死矣聲

勢無所託矣板升今年荒旱寸草無收人且相食矣開彼中思亂固有其人其一二頭腦如尾四龍住居年久執迷不返者蓋十之七八也議者或欲藉此時以計招徠或欲乘其變以示擣伐以為此可以絕百年之禍本臣志在肯威心實壯之繼而熟思北虜納款多年　中國恩信已久今順義尸血未乾羣酋濤狀未改邊臣乃先利其逋逃而誘之誘之而未必來來之而未必盡若無故興師尤為非策有一於此是夷人不敢背盟　中國先自敗約矣昔春秋晉士匄

卒師伐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退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也夫以春秋列國之君且能之況　天朝恩信可輕易乎即使可得板升幾百幾千之衆也彼酋虜執以爲辭索其逋逃焉邊臣何辭以應之斯時還之則損威拒之則起釁非計也或以爲板升可終焉没於北地不爲一善後計乎臣竊記孟子有言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則非其時也今之時惟在憫虜王之喪亡示虜衆以恩信飭營伍之兵威使虜衆感且畏而

納欵如昔焉未可禍自我先也倘羣酋不感
天恩不遵夙約或先敗貢市或先犯邊堡是彼自求
死也斯時邊臣籌算既周備請　剿畧然後於葛爾
板升或設策以招徠之或乘變以搗伐之無論板升
以臣之愚厚餌之下即彼眞夷好漢亦招徠爲　中
國用矣當是時我行我策彼敗約在夷夷亦何辭於
我哉若此時不審時勢不度長短以爲招降便也恐
所得降人不多又不足爲　中國版籍益而安插之
法未預撫恤之策未周恐狼子野心終當逸去斯時

也上以失　天朝之恩信下以潰北虜之歸心臣愚
昧竊以爲非計之得也施行先後原有次第籌遲緩
急在酌機宜臣過計不敢不豫爲言之也

一安東虜以風西虜

臣竊惟宣大虜酋兩大枝大同俺答宣府老把都方
俺答初欵老把都作梗繼而納欵撫幾老把都死矣
今子青把都繼之人皆以青把都之欵皆順義約束
之也以今觀之殊不然今歲青把都弟滿五大部落
銀定倘不浪作歹順義奮然罰之乃差大頭目恰台

吉東行行罰且委曲勸講旣二月竟不能得青酋一匹馬且叱罵恰酋去臣以爲順義之法旣不能必行惟閉關之外無他策乃叮嚀該鎮鎮巡等官力阻其市無何驕虜氣奪遂頓首鑽刀聽罰此可見制青酋之死命者不在虜王而在 朝廷之威靈 中國之撫賞此事該鎮先巡撫今兵部右侍郎張佳允乃其事於臣者能言之臣曷敢一字誑也夫卽青酋之受罰旣不由於虜王之生則青酋之貢市必不改於虜王之死以臣之愚宜大之酋旣係兩枝則宜大之市

亦係兩起今宜府撫賞貢市該鎮巡撫必不可少改常度仍明白省諭青酋爾原係兩枝爾貢者自貢如黃台吉講者彼自講在青酋必不因貴酋桀驁遂捨厚餌在黃酋見青酋獨得撫賞自不能不就我約束矣

一禁流言以正觀

臣竊惟爲邊事甚難惟當事之臣有定見定力而又無譁言以淆之則易顧謀在一人未可遍告可見識差別卽告之未必知乃形迹之間傳播之言虛實卒

未易辦臣頃於本月二十二日早起親事門下將吏叅謁之時偶據探事夜不收忽禀順義已死一時將吏大小人等失色臣安然應之即約戒將吏無自驚惶制虜安邊有軍門在且順義雖死我撫虜惟照常度虜必不敢變即變矣必虜遭大剹至二十四日黃會擺腰相繼使使來報訃且各有乞哀意臣又安詳曉諭虜使悅服去臣又刻發告示沿邊曉諭頗中肯綮各將吏知臣謀畧素定又使虜使哀而來悅而去乃帖然服矣第念邊方事重好事之人不知底裏妄

傳流言如去年黃台吉本求賞也而以爲作歹本在邊外也而道路流傳已犯邊境臣計定也而將吏不能知以爲用兆若非帷幄大臣明見萬里任臣信臣臣且領罪不暇矣安能制伏猾虜完此二年貢事哉今日之事事體更重浮言更易起浮言起則虜情不安虜情不安則臣發策無效臣故以爲流言當預杜也況處夷情在機密臨大事貴安重臣去年夷情疏內所謂順義存亦可歎亦可不歎亦可其意乃在今日臣計既定臣身自擔如有不效則治臣之罪庶臣

矢志圖維而　廟堂之觀聽亦不亂矣

一備陳貢市事宜

臣竊謂邊事之壞莫甚於彌縫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人臣而有欺罔之心則持祿保位惟便身圖即虜情日改邊事日非亦恐恐焉懼　廟議之督責也藉癰護疽彌縫隱蔽苟且於二三年間幸轉一官即脫重負縱敗壞邊事貽累後人亦不暇恤是　天朝之戮臣也臣所痛恨臣實羞為臣自萬歷二年以起復布政節蒙　聖恩歷臣山西大同巡撫六年歷臣兵

部侍郎七年復推臣宣大山西總督十年以來職掌皆軍旅制馭悉夷酋顧臣總督領役之初適當虜王西叔同巢之日虜欲日恣撫賞無制而黃台吉者復時肆跳梁恫疑虛喝蓋慣縱也臣實苦之繼而自思聖明在上　泰運方隆彼犬羊受餌矣曷能頓逸去哉即逸去矣閉關絶賞明示薄伐有　天威在又奚必貢市然後爲邊方永久計哉即令若不亟挽頹波方爲抗制將使羣虜益無忌憚邊事日難支持臣實憂之乃澀藉　寵靈克竭智慮無遇討賞講事夷人

則反覆曉告示之以恩信諭之以情理來則市賞不則閉關傳譯旣明夷亦頫首惟一應酬賞舊之所有者不敢輕減以失其情舊之所無者不敢輕添以恣其欲如有漫言要挾者則宣布　天威不少假借盖時時以口舌代斧鉞焉行之二年夷實畏懷賞格亦定無何而虜王故矣是時臣復憑藉　寵靈處以暇豫不惟旁觀遥度者不能測識卽臣同事之人亦惑於二三之說臣堅任臣愚立祛浮議撫之一年虜貢如常葦虜請　封塞事妥矣顧虜首旣亡夷俗家事

卒未能定如華人家長既故所遺財產子姪爭分故反目相鬩耳久之當自定也而我無與焉惟在邊臣駕馭得宜恩信無失不乘便以邀其逋逃不幸災以勾其釁隙所謂漢禍不先即塞下可安堵也第邊事本自斑鉅夷情委屬叵測道路之傳言未必眞實先今之事體委非一律以致談邊者懷疑謀國者抱慮以既往之敝政槩疑今日尚爾因仍以一人之剝削概謂邊臣皆屬矯誣本以制虜而或以爲媚虜本以益軍而或以爲剝軍如近日科臣奏疏中所建白者

臣伏自循省深惟人臣受封疆重寄乃致武備廢弛軍士困敝不以　上聞是彌縫欺罔也罪復何辭顧今邊方事體殆有實不然者臣職守所在若不明白剖析為　君父陳之即簡默任事不事口說苟安旦夕聊可塞責第恐　國體夷情中外未知過計私憂者設口曰至將使傳之天下垂之史冊謂　明時邊吏皆彌縫欺罔之流而制虜安邊者皆餉軍啗虜竊茸委靡之事臣出死力以任封疆者不為同儕見信不足恤也於　皇明全盛　國體豈不大有傷哉矧

今擧邪已去言路大開　聖明兼聽廣納人得盡言如臣者職思其憂事在當言復何顧忌故敢不避斧鉞瀝爲八事謬瀆　宸聰皆羣情之所共疑邊臣之所宜恊心而共事者伏望　聖明留神省覽

一審夷情

夫北狄桀驁世爲邊患至於俺荅肆禍蹂躪尤極嘉靖年間右衛被圍半年不解雲中上谷之墟岌岌殆矣繼而　天心厭禍逆孽內降俺荅執叛贖孫祈求貢市彼時年漸老氣漸衰內復乖離其勢然也當是

時臣任懷來叅政惟見總督尙書王崇古一人力主
之　閣議力行之　先帝神武而英斷之中外臣工
發言盈庭曾有一人韙其議者哉繼而虜欵效誠貢
市獲效矣而彼設說之臣不驗矣又皆變其前說謂
此貢市也俺答效順耳若俺答一故勢必離披今俺
答故矣虜盟如昔或又曰黃酋桀驁今得嗣封權勢
在手如虎而翼必爲邊患或又以黃酋昏耄不能張
主扯力克梟雄讐父將至鳴鏑且羣虜爭雄貢市必
潰又有謂宜大歛貢年久武備廢弛上下偷惰士馬

猾殘虜卒背盟無以策應噫是謂貢夷皆在牖之豺狼邊臣皆處堂之燕雀也豈其然哉夫茲羣虜也皆嗜利之犬羊也卽俺答强力亦順羣夷之性而羈縻之耳非有截然大法能致其死命也故九年俺答不能罰滿五大之犯邊臣與巡撫張佳允一絕市賞彼酋卽鑽刀發誓於市場以此知羣虜順軌實伏

天朝靈寵　國家市賞也今入餌之酋嗜甘成性彼

黃酋卽强力肆逆安能以一人拂羣情哉況黃酋受封志己滿盈年亦衰憊縱有兎心曷能爲逆臣竊以

爲此搖尾死犬也無能爲也第恐邊臣畏事懼虜且防其叛也又以武備不修必恃款虜爲長計故一挾則厚撫之撫愈甚挾愈甚則賞愈加而後羣虜日肆國恩日褻是導犬羊以爲逆郎貢市難持久也臣四載以來練兵治器秣馬恤軍日日責成以壯神氣實未敢輕徇一虜而虜亦知有備不敢輕肆鴟張此地方文武將吏之所稔知也臣於萬歷八年夷情疏內曾有俺答存亦可不存亦可款亦可不款亦可之說蓋爲此至於制馭機宜始末情節臣於虜王嗣封疏

內已詳陳之固未敢以欵虜可保百年即泄泄然忘

武備也

一議貢市

夫茲貢市也乃羣虜之輸誠 天朝之盛事歷考史傳求之前間也近見言者若有不足於貢市者夫茲納欵也豈邊臣能倡爲哉 皇祖世宗英明神武乃庚戌之秋虜寇郊關當是時羣臣集議互市薄伐竟不能得其領要是何景象哉繼自納欵以來十有三載無論七邊無烽火之虞萬姓遂衽席之樂即生靈

之生息日多邊堡之修築日壯太倉之積貯不貲宵旰之憂勤少紓孰非此貢市也即今年奉　詔蠲免而三鎮管糧郎中以積貯銀糧所補至五十一萬之多此非款貢之所積哉使虜即變盟矣無論邊備經營皆有次第即邊臣出所積之五六十萬而繼之以太倉所積一量發焉以之養士士何不強以之買馬馬何不盛覘之未款前兵餉兩乏者果何如哉而說者若有不足於貢市焉豈有懲於金人以和字愚宋宋以和字自愚故事哉不知　聖明在上　璽龍赫

然非如昔聞也

一明撫賞

夫三鎮之夷各分有酋首在宣府則靑把都永邵卜等各部在大同則虜王火成台吉及黃台吉擘子扯力克等兀愼擺腰各部山西則惟虜王大成台吉哆羅土蠻各部討賞講事廵邊賣馬之夷無寔暇日然皆布疋粟米線索脂粉糖果食用微物惟酋長來乞時有綾叚銀兩皮張等物在宣大皆廵撫親自面給山西以撫臣駐劄腹裏故皆付苛嵐道經理臣駐陽

和三鎮羣夷時有貿成皆來乞賞臣親撫焉此月賞
也大市則宣府開於張家口大同開於得勝守口新
平三堡山西開於水泉皆有撫賞此市賞也然皆撫
臣該道主之而將官無賞夷之責焉先年以初款之
時宣鎮以老把都爲梗橫肆要挾當事者曲意招徠
之以致宣府撫賞無節市馬無數視別鎮獨厚蓋始
事所遺久則難變也大同以虜王駐牧視山西稍厚
然撫賞市馬視之宣鎮則遠甚矣然議貢之初一應
經費俱經題　請宣府市本銀十八萬兩撫賞銀二

萬兩大同市本銀七萬兩撫賞銀二萬兩山西市本銀四萬兩撫賞銀二萬兩皆取給於戶部容餉兵部馬價及本鎮減哨椿栅變賣馬價至於臣軍門撫賞則每鎮各於撫賞正額內解三千兩或四千兩臣去歲見撙節數多每鎮少解一千兩頃於恭報積餘疏內戶部議覆來歲每鎮止解一千兩矣又時有會首以進馬爲名赴軍門求賣馬匹者則取足于標下椿棚銀兩或以汰過贏馬草料臣未任之先軍門歲收馬二千餘匹用銀一萬六千餘兩今臣則所收不過

千匹用銀八九千兩矣經用錢糧實有贏餘然皆三鎮巡撫之所供給者也其沿邊撫賞廵邊夷人應答往來夷使亦皆預先呈請動支減哨官銀登報循環撥月例換積餘則下月支銷缺少則照數補給無有取足於軍糧者惟是先年宣府以市馬數多分别四等給軍上馬六兩中馬五兩下馬四兩小馬二兩每馬一匹數軍朋領即扣其月粮以充市本又開墾荒田給軍領種軍徵糧不前扣其月餉又軍士以採積青草爲名亦有扣除夫宣鎮撫賞獨厚又且因事扣

除單實苦之此扣根咯虜之說所以傳聞也事非無證言有自來然實倡之於宣鎮而未嘗行之於山大也然實宣鎮之昔聞而近日則無所謂六兩五兩之扣荒田靑草之扣也宣鎮任　歲輔軍素循艮尙能忍苦若使昔之所扣者行於山大則山大軍士豈止於脫巾鼓譟已哉寧武近事止因本色不敷卽敢鼓譟若扣其正根卽變在旦夕大同悍卒尤往事可鑒也三鎭邊長數千里管軍官員數百員安能無剝軍者然剝軍自私耳非謂撫虜也犯則必懲不時叅治

非謂沿邊將官皆剝軍也亦非督撫諸臣皆係聾瞽任其剝削而漫無覺察也如山西全省非無知縣剝削里甲者然豈可以一縣之貪而遂例之全省皆然哉又有謂尅減犒賞交納權奸者事之有無臣不敢知然歘頁以來犒賞之銀向未請發將領各官原無此項銀兩或邊臣有若人焉鼠竊狗偷陰行賄賂已不能逃 皇上之明罰而況 天鑒有赫神必殛之未有不敗者哉然斯言也實可爲邊臣泛交濫施要名躁進者一藥石也有若人焉言官指名叅治服以

上刑無徒隱議含誚令節士包羞介夫欲死也

一計市馬

夫夷利幣帛我收胡馬此貢市初議也今十三年矣每歲宣府市馬將及三萬大同亦有萬餘山西五千欲一一責其強壯而後市也其將能乎必欲責其一一強壯而後市也不惟虜馬久竭市事久去即犬羊嗜利安肯利歸 天朝自甘困憊乎臣竊以爲 天朝藉此羈縻而已非謂與虜一一算貲息計贏餘也宣府軍士總計七萬大同八萬山西四萬然守城

雜役步卒皆在其中藉令胡馬皆強壯也堪騎征也
單士止有此數勢亦不能盡給之秖可了一年之市
事即明年市馬何以處之矧今十三年之久乎即使
將數萬之馬年年盡可給軍然每馬草料月費九錢
亦恐戶部正餉尤難供給此邊臣之所以甚難而議
事者之所以未審也夫胡馬誠不堪矣然收什一於
千百豈無堪騎征者哉十餘年來太僕寺未出一馬
給之三鎮而三鎮馬軍十數萬之衆操練有騎閱視
有稽不惧奔馳不缺營伍非夷種乎方今士飽馬騰

視求欵時曷啻十倍而謂士馬單弱豈必一試乃見強盛乎必如所云必閉關起釁與虜交鋒而後邊臣可以自見乎然無病施針厭生仰酖臣不敢也是故虜馬不盡強而亦不盡弱也強者給軍餧養以備騎操弱者從輕變賣以資市本多不過一二兩少止於七八錢無所謂宣鎮昔年四等數兩之扣蓋軍領馬而變價是利歸於軍或者計各軍應徵之銀而扣其粮乃軍還官銀非官剝軍粮也然亦或宣府爲之而大同山西則軍自交官無扣側也不然以數萬之馬

無以疏通市賚不難繼乎若謂馬給驛遞而後可以蘇軍困也一鎭驛遞幾何而能派此一歲若干之馬乎若謂貨之民間不知領賣責之何人然馬以萬計非卒然能發脫也草料看養責之何人況其中之窒礙有難盡言者乎臣竊以爲甦軍善市無長法也惟價不取貲於重估則軍士不困馬不苛責於夷人則貢市可久如以已賞之酋今可減其名數入市之馬今可汰其不堪是趣夷人而使之叛初盟也臣所熟思實不敢以輕議也

一裁猾酋

臣查得納款之初首開市事夷人情實求開撫賞既節馬數亦少行之四五年來虜情漸猾乞討無制一經開市非多索撫賞則濫增馬數當事之臣懼其叛盟僨事也則曲意招徠急完歲例而後猾夷執持肯綮益肆要挾矣三鎮皆然惟守口尤愼擺腰新平黃酋素其諸子爲尤甚也市事幾不支矣臣四年以來雖亟力抗禦更易前轍而狡黠惡酋餘風未殄也而賞市官員又懼其作梗遂去也臣實力主與之相持

計當不出牢籠不則少有曲徇不與猾虜立赤幟哉以臣之愚明歲當四五月貢市之時臣照常分遣通官通行傳說不失往例其進貢開市俱不限以常期即各酋臨市則惟申明舊規不輕添亦不輕減依則兩家買賣不依則任爾逸去惟在我恩信不失使彼得歸曲而直責若虜敢鴟張即題請罷市無害也斯則我氣既壯虜志即少有不靖或刀搶竊犯臣即杜絕市賞聲問虜王臣實可必其不債事不辱國也

一治叛夷

臣查得北虜三大部除河西套虜禩兒都司一枝駐收陜西邊外臣督屬虜王黃酋一枝駐牧大同邊外青酋老把都一枝駐牧宣府邊外順義部落恪守初盟無容別議矣惟是青酋駐牧地接薊鎭屬夷及土蠻部落彼此結婚實爲姻黨以故長昂等欲娶挾撫賞也則藉口勾引青酋以張聲勢而薊遼邊報亦時時謂西虜牽連入犯糾合有形情爲臣竊謂薊遼宣鎭皆王土也受賞於宣鎭而謀犯於薊遼此其狡猾

可漸長哉近見塘報謂哈不愼牽衆犯遼夫哈不愼者即靑酋弟也其事之然否固難遙度以臣之愚俟犯遼羣酋出邊去後臣即密行宣鎮撫鎮及獨石叅將責遣通官多方審察如犯遼之日哈不愼未離巢穴固難以風聞之言妄行責問如果入犯是實跡台雖掩容臣會同該鎮巡撫及督行該鎮總兵責問靑酋一面將哈不愼來年市賞盡行阻絕俟其查照初盟盡法罰治晳改前非如昔年滿五大故事然後容其市賞此事如臣等付之罔聞倘羣酋觀望相率爲

非無論市事壞矣不重傷　國家之神氣哉第罰此
惡夷如搏豺虎事本艱鉅容臣等亟力為之倘罰治
旣明則　天威可伸於疆埸事大有裨也此則邊臣
之所畏避而不敢言者臣不言是彌縫也臣不敢也

一處夷犯

臣竊以比鄰共里即親黨骨肉亦有參商盜賊奸宄
在白晝大都亦干法紀矧邊城哉一墻之外即係虜
穴比鄰近矣彼氊幕窮夷蟻屯蜂聚豈能一一盡守
虜王約法乎先年昏夜扒邊偷赶牛馬或拒捕相爭

闘毆傷害或出邊樵採之軍爭競搶奪時或有之然一經事犯卽致書酋長問罪責罰或被守哨拘執頻首被逮實未有脫然得志去者俺答故後疆事益寧固鮮此事節念三鎭延袤亘數千里何邊不鄰夷虜賊夷豈能盡絕一有此事而邊方將吏胥姤交讒好作飛語遂至傳播虛聲誤爲失事而采風聞聽者遂以爲邊方不戒如此守臣不以 上聞事屬欺蔽矣不知散夷行竊非酋長爲逆也一經責罰事遂寧帖臣等惟具揭 內閣移咨兵部無有不相關者亦安

敢以華夷邂逅瑣瑣實　聞致亂觀聽哉臣復懼夫
邊吏因循漸至陵夷也合無以後如有夷倘變動或
公行搶竊如昔年宣府西路打剌明安北路滿五大
中路段奈台吉下散夷竊犯者則據實請　旨罪
致罰如夷非大夥人無傷狀督撫力能制馭責問罰
處者該道及該路叅守等官速報督撫督撫如約聲
罪一面揭報　閣部知會該道及該路將官即速報
知巡按御史察候俟督撫罰治停妥該道呈報巡按
覈查虛實以俟年終類報起數叅守等官分別勸懲

有則不許隱蔽無亦不必苛責庶邊臣得以展布塞事亦免張皇矣

一愼招納

臣竊惟三鎭各邊在虜華人皆赤子也然其間固有不幸遭虜苟全性命被挾勾引身陷異域者誠可憫恤然實有罪大惡極甘心謀叛如老營之悍卒右衛之白蓮身莅中華心甘逆虜如趙全李自馨輩者尙多也議款之初首及散逆故有設法招徠歲終分別陞賞之說議款之初華人被虜家有父母妻子思鄉

歸正者其人固多歷年以來招徠亦眾第行之既久弊孔漸生且華人被虜既已年深配有妻室積有財物甘心順虜忘却故鄉卽少壯投虜者今已老矣其中年少則皆虜地產也其聞見服習皆虜也而焉知所謂思故鄉也惟是往來互市人情稔熟詐僞百端莫可窮詰或通同夷人詐稱投降一入邊隘隨卽逃歸然却令夷人赴邊爪尋索要恩養紬布或偷盜夷人財物頭畜詐稱歸正潛來逃躲邊官遵例送之歸家曾不幾時又復潛歸虜地或在虜年老不堪爲虜使

用本虜逼令回還一面爪牙索要恩養或有粧作漢人潛入邊堡計哄良民剪髮為虜甚至牽引至邊索財贖取或有入邊窺探消息教唆夷人假以索降奪赶牲畜故啓釁端恐嚇邊堡者奸詐萬狀難以細數是　中國散逆之法反為奸夷飾詐之資也臣昔撫大同目所灼見自臣總督地方通行三鎮鎮巡兵備各道及沿邊副条守操等官除真夷阻回不收外以後華人歸降者查無馬匹夷物即時放入收住該堡羈候審係在何部落何年被虜係何原籍除係腹裏

地方及不係三鎮人口即移文該管衙門件回原籍查取收管外如係三鎮地方及沿邊人口即一面差人行取本降戶人前來認領果無詐偽取具該管里老鄰佑保結及的親族人領狀方准送發寧家如無親識鄰佑亦須查審的確方准收管仍行該管官司不時查考曾否在籍如有潛回虜巢保領之人連坐治罪若有奸夷執稱失迷鄉貫無人可認及來歷不明者即係詐充即將本夷解赴該道審明通呈督撫詳奪以杜詐降啓釁之端各該叅守仍戒諭提墩哨

守人員務要加意巡瞭嚴肅邊防固不許如前玩縱甘受奸夷之欺亦不許因而擱阻以絶歸人之路此臣七年初任總督通行之案驗也行之四年力除前獘第今俺答死矣夷酋爭鬪彼中羣情不安相率逃聚潛來內地者勢所必至如先年把漢那吉以俺答親孫事急且自投內地矣況其他乎顧狡夷叵測而羣酋借索降之名以起釁端以肆強索又其故智邊方將領或能察其偽降而拒之而旁觀者又加以不受歸降之名以冒不測之罪惟此乃邊臣所甚難處

者此不敢不預爲申明也臣竊以俺答旣死嗣王初立夷情爭鬪祇因板升耳若此時先討虜情反側未可再容貢市禍自我先則板升逃遁用計招徠亦無不可第此時尚欲安羣酋以永貢市也而降者真僞又未可逆覩也而其機不可不酌量其事不可不慎重也昔伊邪莫演降漢漢臣谷永云今旣享單于欵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失一國之心假令單于私使伊邪莫演以卜吉凶受之虧德阻善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

得歸曲而直責臣竊以爲今之招納漢臣之已言也況叛升之衆年來蹂躪已極臣竊意用計招徠一呼可至若彼酋虜執詞索其逋則邊臣何辭以應之斯時還之損威拒之啓釁且狼子野心夷地急則內降夷地緩復來叛且安插無法撫恤未周是引虎狼於堂室而教之噬人也必無濟矣夫欲貢市則不可招板升招板升則必至僨貢市未有兩利而俱存之善策也臣所熟思非敢泄泄然忘所事也可招與否是惟　廟議主之臣實不敢以輕議也

一愼圖安撫以保萬全

臣惟邊事難圖夷情難制何謂難圖操防修守皆係機宜乘塞荷戈動資軍力若經畫不密則邊方即致疎虞或督責太嚴則士卒必生怨詈矧承平日久之時尤人情易懈之際故曰圖之難而所以酌緩急以飭戒備勤鼓舞以和士心者則邊臣事也何謂難制犬羊桀驁雖受羈縻狼子野心終非族類若撫賞無制則　國體漸至陵夷或裁節無術則夷情能不狂悖矧當渙散無統之時尤覬竊難防之會故曰制之

難而所以酌恩威以繫其愛畏之心詰戎兵以奪其驕悍之氣者則邊臣事也臣嘗謂制虜籌邊如舟子撑上水之船上水之船一篙不着力則船即下流制虜籌邊一事不得宜則虜即漸肆是故邊臣之心誠不可一時怠弛一事忽畧也臣自蒞歷七年受事以來日懷怵惕仰賴 皇上威靈三鎮宴然數年無事顧虜王再嗣夷地紛糾其爭鬨讐殺緣由已經臣節次疏 聞即今相讐動息或得之走邊夜役或據之守口夷人或詗之討賞會使日有傳聞眞僞莫辯臣

以爲事在彼中難以主持惟與各鎮鎮巡等官內修戰備外嚴封守卽因事設機繫其畏慕然虜馴如常覊不在我臣實不敢無端生事以啓戎心亦未敢瑣瑣具　聞謬瀆　宸聽今伏承　明旨責成臣益知警惕矣臣謹以今日三鎮夷情與鎮巡等官同心整理大較及推廣本部疏中語意與今日所當申明者敬爲　皇上陳之伏望　皇上賜省覽焉臣爲照俺答故後夷無統屬臣宜布　恩威多方駕馭又俯順夷情黃酋嗣世顧此酋老矣無能爲矣雖夷中倫序

宜其嗣封然實徒寄空名不能振立即今近之不能制其妻三娘子下之不能制其子扯力克中之不能主大成遺妻及恰台吉之歸屬以故爭競紛紛讎殺無已據報三娘子調兵扯力克亦調兵恰台吉亦調兵彼此蓄謀道路阻絶東部夷人經由西部者西部殺之西部夷人經由東部者東部殺之又各將板升部落赶逐山後以防其逃散其流離困苦據之傳聞莫之能狀而各部賊夷方且因而乘釁擴奪紛紛多事雖云調集各部酋長與兩家講和然情既睽離勢

難卒合此夷人不寧大較也夫彼既內難勵覬不敢
生心方且畏我乘其釁隙然又不可令其生疑以故
各部落夷使投見臣者臣以　朝廷恩信諄諄諭之
爾夷衆既納欵輸誠邊臣必不倖災樂禍各安心貢
市無自生疑其實明示恩信亦令其一意相讎不我
顧忌也即今黃酋與恰台吉馬尚未貢緣其部下主
事酋夷彼此相持不服遠來亦不敢遠來之故若其
分屬部落如哆羅土蠻兀慎擺腰及黃酋舊妻五蘭
比妓等諸子青把都等皆相繼貢馬不爽常期而擺

腰者方在守口互市臣俱照常應之以固結其志其

虜王貢馬之來否臣實不敢曲爲招致使之挾持背

叛以肆要求要之有餌以攬其心有機以係其頸行

將自至無他虞也此大同夷情之大較也而山西偏

關老營水泉一帶夷情實同之也宣鎮青把都丞卹

卜兩大酋首於六月內已經進馬即今張家口陸續

開市惟哈不愼犯邊一節尚其明正其罪臣會同巡

撫蕭大亨已經斷其貢市絕其撫賞節據青把都差

夷使具稟見臣軍門執稱青把都嗔恨其弟潛行作

歹必力爲罰處不敢壞事等語又據該鎮撫臣蕭大亨行據北路叅將麻承勳稱說哈不愼近得一半身不遂奇疾所以受罰延遲之故要之犬羊嗜利未敢違衆獨叛今撫賞既革戎心更切行當受罰無他虞也此宣鎮夷情之大較也

一議察虜情

臣惟聯臣子之義責在安攘苟有利於封疆夫何分爾彼此別臣所督者既係虜王則宣諭責臣敢復推諉以故東之薊門西之關陝固當日日經心偵察虜

情若果宣大部落大衆西行則此酋一面受撫於宣大一面作歹於西涼臣總不能制伏於未然亦當題知於既去令細爲偵察止是一枝潛行其實陝西羣酋假借宣大大虜聲勢以虛疑恫喝耳臣既查得夷中事狀故凡遇討賞講事之夷則語以陝西逆子生事牽扯宣大羣夷不早禁制則定壞貢市傳播利害使夷酋自家上緊遲至今年二月初五日據三娘子扯力克及宣大黑刺愼等各大枝頭目二百八十餘名合詞乞封及講處西事持有娘子夷書一紙內稱

前蒙差人來說西邊作歹一事我會禊兒都司黑刺
愼永邵三鎮差人從裏口前往陝西西平事寫書赴軍
門講說蒙分付不可從裏口行走只可從外口差人
我查得此事原係眞情有兵兔台吉并多囉土蠻威
靜阿拜等原在陝西邊外住牧年久不時尋討撫賞
易賣馬匹爲由近年間有黃毛達子往往來欺多囉
土蠻會同各官兒要行與黃毛達子讐殺委無盤費
有威靜阿拜等引領克臭台吉男前往陝西部院衙
門討賞賣馬不料裏邊市口叅守官員語言不遂爭

講各恨惡相擴却被裹邊軍丁用箭將克臭台吉男
射死有歹言黃台吉言說無故打死散夷倘且難以
平處況今將台吉射死情理難容因此在於陝西地
方作歹見今俱各不得安生以致黎民受害有壞你
我各節郎令三鎭并佛僧差人欲要外戶行走路途
遙遠甚不方便望將去人頭目從裹戶急赴陝西地
方平處應罰治者照律罰治應禁約者照依明律禁
約庶大事長久是日佛僧答賴麻剌亦差使賫持番
文亦承認西平此事等因到臣復進華夷堂階覲爲

詰問謂陜西宣大俱是　天朝地方爾等既在宣大
受賞何又陜西作歹內一酋名歹言恰說道去年陜
西家原來調兵西搶黃毛達子報復世讐原不敢陜
西生事止因陜西射死台吉一名所以達子不得安
靜臣答以台吉是虜王子孫若是叩邊討賞將官無
故射死是起釁生事細在將官　朝廷自有大法處
置今爾昏夜盜馬明係作賊弓箭無眼安能分別誰
是台吉且聞達子搶去一守備妻室內地守備與外
夷台吉足相當否爾不知自認罪過咼謂射死台吉

虜又說昔年順義西迎活佛時陝西地方俱有些須
撫賞今達子到彼陝西全不撫處是以飢餓生事臣
復責以昔順義西行我在大同巡撫爾家幾次差人
報知督撫督撫奏知　朝廷　勑下兵部行文陝西
所以陝西與你撫賞爾麥力艮等去年原係潛身西
去既不報知如宣大軍門是以陝西邊將只說是做賊
達子誰敢與你撫賞羣夷雖唯又謂邊外春寒無草
今遣使甘肅路途窵遠一時難到望乞准達子十數
名同內地通官由裏口西去宣諭及講處射死台吉

一事並呼麥力艮等東回且援順義在西曾差達子由裏口西行事例臣答以前吳軍門許爾夷使由內地行者以看望虜王爲名耳今爾麥力艮潛去生事是係夷人已犯王法　朝廷方在疑惑豈可容爾經由內地反覆辯難羣夷唯唯其佛僧番使則教以爾只秉佛心教化羣夷自有好處若叫回多羅土蠻也還有係　恩典番使即頭唯唯其陝西總督部光先差來官陶然等臣陰令在傍將臣之諭夷及夷之答臣兩相問難囑之逐一聽記明白及將節次夷書抄

付及備咨三邊軍門知會以便應答彼中夷酋從宜
制撫郎日臣以虜王求封復差通官指揮王志寶等
齎書面與娘子申明約法及催其遣使禁諭多羅土
蠻在彼安靜至二月二十日通官王志寶等回自虜
巢持有扯力克同娘子回書內稱蒙通官齎書來說
陝西邊上作歹一事有多羅土蠻歹言黃台吉賓爲
他子威靜阿拜台吉與黃毛達子報讐經邊裏路過
原無壞事之心不過照先王往西事例求討食米賞
賜有襖兒都司設剌克炭黃台吉存心不端誘哄去

歹言黃台吉家達子作歹我速將襖兒都司黑刺慎永邵卜調來會同三鎮頭目近有襖兒都司差人從裏口前往陝西講事去訖我同黑刺愼永邵卜赴軍門案下講說要從裏口差人前去陝西地方平虜講事蒙軍門分付不准裏口行走我欲要外邊差人況今春天旱草枯馬匹瘦損路途遙遠不能前進等因到臣及審王志寶等稟稱在虜帳停住三日反覆講說謂扯酋娘子必欲將差去夷使經由內地說虜使不過十數名邊外一望沙磧春初無草寸步難行若

我承當差人由邊外去恐說謊取怪今不准經由內地只是等草茂再講等語及稱麥力艮已於十二月回巢與青把都合落赤亦陸續回來聞西事已定等因臣竊意扯酋欲使使必由內地雖無別心只是夷人貪利假稱捷徑其實希圖驛遞騷擾乃借言邊外草枯以嘗我耳今我既不可開端輕許令窺淺深尤不可數使講求授之欛柄且麥力艮既已回巢則夷情可以坐照總督部光先又[illegible]栅各酋業已出邊則西事可以徐處除候四五月間塞草茂盛虜馬可行

臣再以　恩威宣諭若果羣虜再有西行消息臣多
方偵探圖策羈縻及速進陝西督撫預計撫禦苟有
利於西事臣必不敢不竭犬馬卽日備咨陝西督撫
衙門知會外臣竊意　朝廷以貢市羈縻驕虜大都
用恩而所以保此貢市本之在武不則軍威不張虜
且乘之譬之犬羊搖尾則宜飼之以食噬人則須驅
之以杖第飼之當中肯綮存節制而杖之宜審彼已
防反噬不防必褻威肯綮不中節制不存必褻惠所
以審酌用中隨機運化全在督撫便宜區畫耳臣復

念今日虜王嗣封臣能保保虜王之無背貢市而不能保其各部落帖然讋慕之居釋然罷刺之讐能諭虜王之無掠甘肅而不能禁其衆酋長不假舊由之途不索曾給之賞蓋未款之先虜毎搶番甘肅一線之路與虜共之前俺答西行業既許之各蒙撫賞今羣虜繼俺答而西豈不以經由撫賞覘爲舊例臣不佞竊計扯力克雖嗣封能暫挽西牧之酋乎然各部蠢動志圖雪恥自俺答回後講已數年蓄謀甚久豺狼之性惡傷其類終當大殿西行一逞且辭我以俺答

西牧往例此豈邊臣可以言語停格可以撫賞諭阻乎必不能矣惟是西事未可遙度夷情恐難盡法一應善後之策禦侮之圖雖不出飼之驅之兩端而所選用撫禦則在多算以伐其謀或先聲而奪之氣使兵不血刃虜無跳梁陝西督撫必能務往善今預爲請求以閫爲全臣固不敢罰戸分鄰尤不能代庖越俎第念恭奉 明旨着臣知道臣不敢不預爲言之也

門生 廣陵方元壯 貴陽鍾伏武 仝